

让思想拐个弯

多拉快跑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，是个很响亮的口号。那时还很穷，所以要多拉快跑；那时的车辆少，而要运的东西又很多，所以，不能不多拉快跑；那时的多拉快跑还是对人的督促。我记得在农村生活时，每次往拖拉机上装土、装粪，队长死命要我们往上填，还拿个铲子来回拍，反复压，喊着：快走，快回啊。而拖拉机手趁着队长不在，就会向下划拉，说是拉不动，半路上还可能找个树荫底下歇啊。

多拉快跑，20 年前很快就变成自觉自愿了，因为论土方算钱，按趟发奖金，什么都讲承包。从乡间小路，到高速公路，货车飞奔、货物高耸、奇形怪状，是最盛行的景象，将限高的桥洞撞出豁口，我就见过几十次。每次站在路边，看见那些拖拉机、小货车上装的东西高高在上，体积超过车子几倍，好像孔雀开屏的模样，跑得晃晃悠悠，我就心惊肉跳。虽说多拉是事实，但快跑却有相当的难度，假如顶端再坐着两位，还夹着个包袱，就近似于杂技了。客车超载，特别是长途汽车超载，似乎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个常态。打开车门，呼啦啦下来

那么多男女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挤进去的，又坐在哪里。

从前一刮沙尘暴，大家都归结于外省的水土流失，后来才发现多是自产自销。城市常年活像个大工地，工地上永远在暴土扬尘，而公路上疯跑的渣土车，也是一路撒土、一路飞扬，看着每辆车上的那副堆积模样，我想，不撒出十里路，那倒是绝技了。

多拉快跑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号召了，安全第一、生命第一、环保第一成为主题，限行、限速、限高、限载，成了口号和标语。我在欧洲旅行时，都是靠大巴，经常在国与国之间的公路上行驶，车开得平稳匀速，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停下来休息，喝咖啡，路上从没看见过那种多拉快跑的车辆。在美国乘坐大巴旅行 7000 多公里，工地见过不少，可不知为何，渣土车和运载建筑材料的车子却没看见一辆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其实，这些车辆并不少，只是里面装的东西，我们是看不到的，而且行驶时间也有明确规定。

多拉快跑，这句口号尽管已成历史，但遗风流韵绵延不绝，只要我们往公路上一站，这种景象还是会扑面而来。

在中心的边缘

“我今天看见于老师了！”
“我今天看见姜老师了！”
孩子放学后，兴冲冲地告诉你，脸蛋笑成了一朵花。

两位老师是从中学预备班教到初二，然后她们再教其他年级，没有在初三跟下去。孩子恋恋不舍。“你会喜欢新老师的！”总是这样安慰她。

师生相处了几年，彼此都是有感情的。即使不是最顶尖的学生，老师也会看到优点而加以鼓励。孩子念小学时遇到了一个好的班主任，真正爱学生。读了中学后，她担忧再没有像莫老师那样的好老师了。初一，初二，她越来越喜欢教语文的于老师和教英语的姜老师。感情这东西就是这样由时间慢慢培养出来的。老师肯定她的进步，老师会在出国旅行后带巧克力给他们吃。孩子的感情是最纯真的，他们敏感的心会收纳老师每一点给予他们的温柔。父母的关爱习惯了，老师的关爱是惊喜。看着那舍不得扔掉的巧克力糖纸，听孩子满足地报告：“今天于老师朝我挥手！”“姜老师对我微笑！”总是很感动。压力重重的应试教育，还是留下了一些好的东西给学生。

孩子的爱，怎么不是衡量一个老师教学成功的标准呢？

参加孩子小学的毕业典礼。老师们齐唱《隐形的翅膀》，有的老师

爱的职业

端庄着，有的老师已经泪流满面。教了 5 年的学生，这一别，就是某段岁月的结束。

不论身处什么时代，总有真情在人间流淌；不管规则如何严谨，也总有朴素的、热忱的、讲究真性情的人存在。我们对生活的信心由此而来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我跟着同学去郊外挖荠菜，野菜没挖到几棵，第二天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满头的虱子。班主任施老师烧了一大锅开水，弄来了药粉，在学校里给我洗头，一遍一遍，直到把小虫子全灭了。

“这就是老师！几十年以后，你还会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对你的好。而她在付出时并没有要什么回报。”

对孩子说。很高兴她能体会师生间的温情，并视之为生活的享受与馈赠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有个同事转到办公室任职，不解地问她为何喜欢朝九晚五。她答得很实在：“上完两节课回家无事可做，恐怕一头扎进网络，一天也就过去，坐班至少生活规律些。”自由果然是足够自律的人才消受得起的东西。作家村上春树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，但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天必须写十页，长篇小说就这样一部接一部地写了出来，跟他跑马拉松一样。激情澎湃的人，却有条不紊地把握着把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人们完全不用担心没有好故事可读。

适当偷懒让人觉得放松，可是一旦患了拖延症，简直就是轻度抑郁。博士论文不能按期写完可以理解，但拖个三年五载依然没有进展就得好好反省了。有的人更是夸张，买回来的东西不整理，连包装袋也不拆扔在房屋一角，继续买来堆上去，直到房里的杂物像雪崩一样垮下来，要找件东西只能在“垃圾”堆里乱刨。如果当事人心理素质过硬

本埠生活录

每天骑行，学生人手一张地图，一天的骑行路线，上下坡路况，分段公里数目，紧急联络电话，详细列明。包子跟我讲，最危险，是急速的连续下坡，一个下坡，摔翻三个同学，血淋淋的，老师给包扎，包扎完继续上路。我问，为什么下坡这么危险？包子答，因为前面的连续上坡太辛苦了，好不容易到了下坡，就不谨慎了，一放松，就鲁莽了，没有控制速度。我在一次下坡路上，因为都是粗粝的碎石路，把自行车挡泥板上的螺丝，都颠松了，下来之后，老师只好把挡泥板拆下来，否则车子不能骑了。

一路看了橡胶园、茶园、普洱茶厂、手工造纸、土陶艺人之家，学饮茶，学做当地菜，跟当地希望小学的学生游戏，晚上还有辩论，比如，应不应该在学校里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，等等。夜里投宿在少数民族的寨子里，驱蚊药水亦是出发之前，老师一再叮嘱务必携带的。

长途骑行途中，学生有快有慢，速度接近的三四位学生，自成一个小方阵，一两天下来，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死党。然后老师就有了要求，明天，想办法去交一个跟你速度不同的新朋友，试试去看帮助你的新朋友。包子去帮助了一位女生，一路陪在女生身旁，彼此鼓励。问他帮助细节，小人支支吾吾语焉不详。听起来，有点像好莱坞励志小电影。

每天晚上，老师会颁发四个柚子奖，包子说他第一个晚上就得到了。凭什么得的？因在机场的时候，帮助

朋友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你知道吗？现在的老师，孩子生病了打电话去学校请假，他们连孩子生什么病也不问的！就知道让孩子补作业！我们小时候，老师不但关心病情，还要来家里探望呢！”

“唉，老师自己也是一堆事呢！”
“你看到他们开家长会时，声音都嘶哑了，上了一天的课，还在讲，你就会体谅啦！”“应考压力大，有些老师还有心理问题呢！”劝慰朋友。

“谁的压力不大！谁没有心理问题！”朋友嘀咕。

问朋友的孩子：“语数外，你喜欢哪个老师？”

男孩子想了想说，答：“一个也不喜欢！”

呵，呵。能够发现喜欢，找到喜欢，是一种福气。

自律 ◆ 戴蓉

还好，问题是他仍不时会被犯罪感轻轻咬噬，但依然无法及时理清一团乱麻。必须做的事，早日做完是唯一的解脱。送孩子学琴学外语，不如帮他们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。

到了一定的年纪，适当修饰自己，少吃多动，这不是自虐是自律。有人说“每天晚上带着微微的饥饿感去睡觉是多么幸福的事”，我明白她是懂得慢慢享受的人，但听到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亏待自己”也只能微笑。善待自己不是放纵，是尽量减轻身心的负累，有节制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有人戒烟多年了，但每次吃完饭，总会下意识把手伸向裤兜，想摸一下早已不在的香烟盒和打火机，烟龄实在太长，但他戒了始终没有复吸。曾经沉迷，但也可以断得彻底，就看你有多想。

从前把骄纵恣肆看成是真实性情，后来想法逐渐改变。一个成年人如果连自我控制都做不到，你还可以期望他做什么？

少年骑行记下篇 ◆ 石磊

搬运行李了。那么柚子呢？有没有跟同学分享？柚子都带在路上吃，晚上是舍不得吃掉的，每个同学都这样。原来这样啊，小人们很做人家啊。

回家包子给我看他的旅行笔记，第一个晚上，老师让写写，对此次旅行，有什么期待。包子写的是，一个是期待长途骑行，能够帮助提高耐力，借以提升越野跑的能力。一个是期待服务当地希望小学，期待自己能够帮助当地的学生，带了一个篮球准备给当地学生。写完学生们互相批阅。我看到批阅包子的那位同学，在帮助当地学生下面划了一杠，写了一句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真是无比警醒，高度务实。

七天七夜骑行，晒得乌黑发亮，奶咖包子变成了巧克力包子。回家胃口奇旺，狠狠睡了又睡。旅行累不累？答我，不累，就是睡得不太好，村子里黎明就很热闹了，鸡鸣狗跳，什么声音都有，每天睡不够。

问包子，骑了一遍回来，是更喜欢骑行了？还是不再喜欢了？答我，更喜欢了。顺便说一句，漫长夏天里，我们母子一路在网上追看环法自行车赛，好看得不得了。包子迷上骑行，跟这个环法赛，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国最成熟的自行车赛，是环青海湖国际赛，那个海拔，接近 4000 米，亦是相当厉害的。今年环青海湖赛，已经不止在青海湖了，扩展到周边数省。

承办这次骑行的旅行社，除了西双版纳骑行，还有宁夏骑行，也许，明年再送包子去骑一下。

钢笔画世界

罗腾堡风光

杨秉辉 画\文



罗腾堡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，建于陶伯河上游。17 世纪的宗教战争中罗腾堡的新教徒战败，罗腾堡自此无多发展，但却得以保存中世纪的风貌，被旅游业者称为“中古世纪的明珠”。罗腾堡至今保留有完整的城墙、城门及护城河。市内保留有大量山形墙的木架建筑及近百座塔形建筑。进入城中几疑“穿越”到中古时代。图为罗腾堡城门、塔楼及木架结构的建筑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幸福的人才能画出如此风景 ◆ 洁尘

前段时间，朋友西门媚在微博上贴了一幅杜泳樵先生的油画，她说，“写稿子正写到杜泳樵，这位最好地表达了川西风物的画家。比如这张，春雨初歇的春天，多像我们熟悉的景致。”这幅画很是触动我，我回复西门媚说，“这幅画，闻得到雨气。”

四川美院油画教授杜泳樵先生是 2007 年去世的，享年 73 岁。那年 5 月，杜先生已经被确认为癌症末期，时日不多了。他当时有个心愿，想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画展。各方人士一起行动，很快就在四川美术馆举办了“杜泳樵油画、水彩艺术回顾展”。画展上展出了杜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 2006 年期间的七十多幅油画、水彩作品。杜先生穿着病员服坐着轮椅出席了开幕式，他那些已经名满画坛的著名弟子们如何多苓、罗中立、张晓刚、周春芽、高小华、秦明都赶到了现场，为恩师捧场；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也是跟恩师作个告别。

那个画展的艺术分量和情感分量都非常的厚重，在这里，中国

美术界近年来无处不在弥漫着的、或多或少都有的商业气息，在这个画展上完全被排除在外，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纯粹的画展。那群出自四川美院的大腕弟子们，谈到杜先生，都饱含深情十分动容。跟一般怀想师生之谊的谈话内容还不太一样的是，他们除了赞美杜先生的人品之外，谈到杜先生的作品，都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欣赏。何多苓说，当年他进四川美院时第一次看到杜先生的油画，十分震惊，“我对油画的所有想象都在杜老师的画中看到了！杜老师的画从五十年代到现在，都非常成熟。”

我第一次看到杜泳樵先生的作品，就是因为这个画展。刚刚接触到这位大师的杰作，他就离世了。因为我个人的艺术爱好以及有很多的艺术家朋友，平曰里，我的视野并不算特别狭窄，但之前真没有接触过杜泳樵先生的作品；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也说明了杜先生与当下主流绘画市场的疏离。这是被动的疏离（没有机构操作），但很可能也是主动的疏

离，也许他认为偏居一隅、纯粹享受绘画的乐趣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
看杜泳樵先生的生平经历，知道他挺坎坷的。他们那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东西，似乎跟幸福这个概念离得很远。但，一个人是否觉得幸福，这件事真不能仅从社会和历史这些大的角度来说。人之砒霜，我之蜜糖，每个人对境遇以及心境的反应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寂寞低落的杜泳樵，徘徊在川西乡间，该有多少郁闷愁苦的情绪流向他的笔端啊？！但你看他的这些画，那么恬静、美好、超脱，带有一种永恒的气息。他画画的时候，应该是幸福的，幸福的人才能画出这样的风景……